

專科目錄的利用與編纂

胡楚生

一、引言

從事研究工作，除了掌握問題的基本材料之外，同時，也需要將問題有關的論著，廣泛地加以蒐集，作為參考比較的資料，而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，目錄索引，則是不可缺少的工具。

隨著學術的分工越來越為細密，問題的研究也越來越加專門，一般綜合性的目錄索引，有時已不敷應用，在需求的力量推動之下，專科目錄便逐漸產生。

所謂專科目錄，是針對某些專門而自成系統的學科，所編纂而成的目錄，此種目錄的編纂，主要是希望能將某一學科有關的論著資料，在目錄之中，巨細靡遺，網羅殆盡，以便使用的人們，一編在手，對於所需的資料，能夠達到按圖索驥、檢索即得、省時省事的目的，從而了解過去，策勵將來，在學術的研究上，取得更好的成績。

二、當前常見的專科目錄

在我國的歷史上，最早的專科目錄，也許要推張良與韓信所編纂的軍事書目，漢書藝文志曾經記載

：「漢興，張良韓信，序次兵法，凡八十二家，刪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。」這似乎是最早專為一種學科所編纂而成的目錄。

專科目錄，直到清代，才出現較多，種類也逐漸增加，像朱彝尊的「經義考」、謝啟昆的「小學考」、「胡元玉的「雅學考」、黎經誥的「許學考」等，都是非常實用的專科目錄。

到了近代，由於學術的研究日趨專精，專科目錄的需求也日益迫切，數量也大為增多，即以文史哲學等方面而言，如王重民的「老子考」、「敦煌古籍校錄」、「嚴靈峯的「老列莊三子知見書目」、「墨子知見書目」、馬森的「莊子書錄」、阮廷焯的「荀子書錄」、「大戴禮記書錄」、邱燮友的「選學考」、「饒宗頤的「楚辭書錄」、「詞籍考」、姜亮夫的「楚辭書目五種」、王熙元的「歷代詞話校錄」、賀次君的「史記書錄」、林明波的「清代許學考」、「清代雅學考」、邵子風的「甲骨書錄解題」、胡厚宣的「五十年甲骨論著目」、丁介民的「方言考」、梁容若的「中國文學史書目」、余秉權的「中國史學論文引得」、鄭利安的「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論文書目引得」、羅聯添的「唐代文學論著集目」、宋晞的「宋史研究論文索引」、陳璧如的「文學論文索引」等等，都是當前常見的一些專科目錄。

三、專科目錄的利用

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，目錄索引，如同人們的耳目，使人們在最經濟的時間內，了解學術發展的狀況，前人研究的成果，作為自己的參考，因此，專科目錄，至少能為人們提供下列的幾種服務：

1. 蒐集參考資料

屈翼鵬先生談到國人對於文史的研究時，曾經說道：「國人研究文史的，除了極少數學術研究機關和極少數大學的人員外，一般的情形，是知古而不知今（對於現代人研究的成果多不知道），知中而不知外（對於外國人研究漢學的情形多無所知）。由於不了解學術的行情，於是他們自己所選擇的研究題

目，或指導學生所作論文的題目，常常是早已有人研究過，而且已經得到正確結論的。因為自己不知，於是花上幾年冤枉功夫，所得的結論，不是人家早就說過了，就是還遠不及人家的水準，這豈僅是浪費了時間，還必然會受到國際學者的輕視。」（引見朱仁昶「圖書館的理論與實際」一文，載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十一期）從事研究工作，要避免這種現象，只有儘量利用專科目錄，將研究有關的資料論著，涓滴無遺地蒐集起來，作為參考，在詳細比較之下，然後再從前人研究的成果上面，累積一點自己的創見，這樣，研究的成績，才能够推陳出新，向前邁進。

例如人們要研究孔雀東南飛，僅僅在陳璧如的「文學論文索引初編」之中，便已臚列了不少學者們研究這一方面的成果，可供參考，像胡雲翼的「孔雀東南飛辨異」、張文昌的「再論孔雀東南飛」、田楚僑的「研孔雀東南飛的我見」、陸侃如的「孔雀東南飛考證」、黃晦聞的「孔雀東南飛之討論」、胡適的「孔雀東南飛的年代」、張爲麟的「孔雀東南飛年代祛疑」、伍受真的「論孔雀東南飛」等等，如果人們按圖索驥，從各種期刊中，找到自己所需的資料，詳加研讀，自然可以拓展見聞，了解這一問題進展的程度，而不致於閉關自守，知己而不知彼了。

2. 分析學人成就

檢索專科目錄，不僅可以了解到，在某一學科之內，有那些重要的作品和那些重要的學者，同時，還可以從一些專科目錄之中，了解到某些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的歷程和成就，例如余秉權所編纂的「中國史學論文引得」，他的編製方式，和一般以學術論文性質為分類的方法，不太一樣，他是以論文的作者或譯者姓名筆畫作為編排級次的標準，在作者譯者之下，將其所著譯的論文，依發表先後，加以排列，根據這種指引，我們可以了解到作者譯者在某些方面研究的成就，也可以了解其學術路向的轉變，像「中國史學論文引得」，在胡適之先生名下，列舉了「許怡孫傳」、「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」、「研究國故的方法」、「科學的古史家崔述」、「書院制史略」、「詞的起源」、「右史討論的讀後感」、「

漢初儒道之爭」、「宋元學案補遺四十二卷本跋」、「論左傳之可信及其性質」、「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」、「壇經考之一——跋曹溪大師別傳」、「三年喪服的逐漸推行」、「銷釋真空寶卷跋」、「與周叔迦論牟子書」、「評柳詒徵中國文化史」、「校勘學方法論」、「說儒」、「葉天寧年譜」、「羅壯勇公年譜」、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」、「跋館藏王錡手稿七冊」、「元典章校補釋例序」、「顏李學派的程廷祚」、「楞伽宗考」、「再談關漢卿的年代」、「顏習齋哲學及其與程朱陸王之異同」、「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」、「趙一清的水經注的第一次寫定本」、「所謂全氏雙韭山房三世校本水經注」、「新校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」、「說史」、「注漢書的薛瓚」、「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南陽和尚答徵義：劉澄集」、「跋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十二冊」、「從二千五百年前的弭兵會議說起」等，一共是三十六篇學術論文，這些論文的出版時間，從民國八年到四十九年，從這些論文篇目之中，我們可以大致了解，胡適之先生在這四十一年之間的研究重點，興趣轉變，我們也可以藉此分析一下胡適之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，甚至，我們還可以從胡適之先生的那幾年「著述空白」中（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七年），看出他在抗日軍興，轉任公職，為國宣勞方面的一些消息。

3. 考察學術進展

從目錄中去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是目錄學上的一種理想，也是一種切實可行的辦法，例如隋書經籍志的經部禮類之中，著錄了有關「喪服」的書籍共有五十種，一百二十六卷，加上亡佚的書籍二十三種，一百七十六卷，則共有書籍七十三種，三百零二卷，數量非常龐大，梁啟超就曾據此以為可以反映魏晉南北朝時代人們重視孝道的精神（見梁氏「圖書大辭典籌錄之部」），這種藉目錄以考察學術進展的情形，專科目錄的作用，尤其顯得重要，例如在饒宗頤的「楚辭書錄」和邱燮友的「選學考」中，我們很快就能系統地了解到歷代「楚辭」和「文選」方面的書籍論著，進而而由此書籍論著的提要中了解到該種學術的源流得失。

又如從羅聯添的「唐代文學論著集目」之中，我們檢出有關「韓愈」、「柳宗元」、「李白」、「杜甫」的論著部分，加以排比分析，則不僅可以了解到歷代學者們對於韓柳李杜所作的研究，而且，我們還可以從中比較一下三十年來，臺灣和大陸的學者們，對於韓柳李杜研究的進展，同時，也可以比較一下彼此在研究上的趨勢和方向；甚至，人們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，能否充分地享受學術自由的情形，也可從中窺見一斑。

4. 比較研究方法

在王重民的「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」中，我們檢閱一下有關「莊子」的部分，可以看到諸如「莊子跋」、「讀莊子書後」、「南華真經跋」、「書校本莊子後」、「敦煌本莊子郭象注殘卷跋」、「莊子闕誤跋」、「莊子章義序」、「讀徐注莊子」、「南華真經殘卷校記序」、「書先太史穰公手批莊子後」等這一類的文章。

在馬森「莊子書錄」所附的「民國以來莊子論文目錄」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「莊子大義」、「莊子哲學」、「藝術家的莊子」、「屈原莊周比較觀」、「莊子的形而上學的理論的根據」、「莊子天學論」、「莊子通論」、「逍遙遊向郭義及支遁義探源」、「誰是齊物論的作者」、「莊子內外篇分別之標準」、「莊子三十三篇本成立之時代」、「莊子向郭注異同考」、「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」這一類的論著。

在王重民「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」中，我們檢閱一下關於「荀子」的部分，可以看到諸如「讀荀子」、「書荀子後」、「荀子跋」、「宋本荀子跋」、「讀謝校荀子」、「書荀子楊注後」、「荀子集解序」、「書荀子性惡篇後」、「荀子引道經解」、「荀卿毛公兼傳穀梁春秋證」等這一類的文章。

在阮廷焯「荀子書錄」所附的「民國以來荀學論文」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「荀子名學發微」、「荀子人性的見解」、「荀子與霍布士」、「大學為荀學說」、「荀子的認識論」、「荀子性論之新闡釋」

、「荀子之經驗主義」、「荀子心理學說研究」、「荀子禮樂論發微」、「荀子的人本哲學」這一類的論著。

比較一下清代與民國以來，學者們對於「莊子」與「荀子」的論文，我們自然便會發現，由於時代的進步，學者們研究的方法和態度，已經大不相同，從這種比較之中，我們可以尋找出學術研究的過往痕迹，也可能據以推測出學術探討的未來途徑。

5. 啓迪寫作靈感

在專科目錄的檢閱之中，人們所看到的，不只是一些前人在學術園地上踏過的足印，也更是一些學者專家們心血的結晶，這些成果，在層層積累之下，把學術的研究，逐步推向智慧的高峯。讀者們檢閱目錄，在前人豐碩成果的環照之下，見賢思齊的心理，油然而生，也是很正常的情形，何況，人們也許還能從前人研究成果的臚列中，觸發一己的靈感，啓迪自身的興趣，因而尋找出研究的方向，選擇出值得探討的問題，加以研究，從而得到更好的成績，也未可知。

總之，專科目錄雖然只是一種刻板的工具，但是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只要善加利用，所能獲得的益處，也將是无可限量的。

四、專科目錄的編纂

編纂一個專科目錄，大約需有以下幾個原則和步驟：

1. 確立凡例

凡例的確立，只是給目錄編纂的工作，定下一些遵循的標準，這些標準，包括題目範圍的大小程度，題目內容的時間年限，資料取材的來源根據，以及分類編目的原則規律等等。

例如馬森的「莊子書錄」，既然是「莊子」的「書錄」（實際上應該是「莊子書」的「錄」），則

有關「老子」的論著，自然不宜闖入，而某些以「老莊」為名的資料，則不妨加以附入，這是關於題目範圍大小程度方面的標準。

又如胡厚宣的「五十年甲骨論著目」，所指的五十年，起於一八九九年，光緒二十五年，訖於一九四九年，民國三十八年，因此，該書的取材，只能收錄此五十年之間的論著，而不能漫無標準地在時間上超越此一上限與下限，這是關於題目內容時間年限方面的標準。

又如余秉權的「中國史學論文引得」，在書前「編輯說明」中，曾經說道：「本引得收錄論文，主要根據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期刊及縮影膠片，而旁及其他團體與香港大學中文系同事收藏。」又在該書「本引得所收期刊一覽表」中，列舉了該「引得」所收期刊三百五十五種的名稱及卷數期數，這些，都是該「引得」在資料取材來源根據方面的標準。

又如余秉權的「中國史學論文引得」，此書的分類編次，與一般的目錄索引以資料性質區分的方式不同，余氏在該書的「編輯說明」中，曾經說道：「著錄體例，每篇順次為作譯者，論文題目，期刊名稱，出版年月，頁號起訖及附註等項目。論文按作譯者編排，而以姓名筆畫多少據康熙字典字序定先後，每一作者，務行編號，以便翻檢，同一作者諸文，則以發表先後為序。」這就是該「引得」在分類編目原則規律方面的標準。

2. 蒐集資料

凡例確立之後，標準已定，權衡在握，然後可以廣泛地去蒐集資料，專科目錄的精神，是希望能在一編之內，涓滴無遺，將有關資料，網羅殆盡，所以，在資料的蒐集上，專科目錄的目標，是求全求備，因此，目錄的編製者，在既定的「凡例」「標準」之內，應該是無權作出「以意取捨」、「任意廢書」、「自行裁斷有用無用」的行爲。

資料的蒐集，最好的方式，自然是在圖書館中，親見其書，將各種書籍論著，逐一地依次檢覈，從

容抄錄，製成卡片，以作分類編目的準備。但是，受到時間空間、人力資料的限制，想要在預期的時間之內，求全求備，將所有論著書籍，檢覈一過，勢不可能，加以每個圖書館的收藏，都有其一定的限制，即使編製者能專據一館，或者是轉益多館的收藏，所得的資料，也並不一定就能完備無缺，因此，從事目錄編纂工作，資料的轉錄引用，因前人已有的成果，踵事增華，後出轉精，也是在不得已時，比較可行的一種方式，只是，其所轉錄引用的資料，必需根據較為精確的目錄，如果再能稍加覆檢，抽樣核對，就更理想些。

3. 分類編目

資料蒐集，無論是專冊著作，或是單篇論文，最好都用卡片逐一記載，各自作一獨立單位，加以著錄，著錄的次序，一般都依書名篇名、作者、出版書局、期刊名稱、卷期、出版年月等項，加以登錄，這樣，分類的時候，也自然便是以書籍或論文的性質作為區分的標準。書籍分類，雖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標準，但是，仍然是以學術性質內容作為區分的標準，最為理想。

資料記錄成一張張的卡片之後，便可將眾多的卡片，根據學術性質的異同，分為幾個大類，再從每一大類之中，逐漸地再細分為一些小類。書籍（論文）的分類，原則上，應該根據性質的異同，加以歸類，自然地區分出一些小類，而不是編製者心中預定好規模，先區分類別，然後再將一張張的卡片，勉強地分配在各個類別之中，在專科目錄的編纂中，這種情形，尤為重要，因為，專科目錄，力求詳備，力求細密，在分類時，或許要視其資料的特殊情況，自出機杼，擬定類目，却並不一定就有現成的「分類法」或「編目法」，可以依據。

4. 別裁互著

清代章學誠，在他所著的校讐通義之中，提出了兩種整理圖書的方法，「互著」和「別裁」，這兩種方法，應用在目錄之中，都有很好的作用，尤其是「別裁」，在專科目錄之中，其應用的情形，更為

普遍。

有些書籍，包羅比較廣泛，性質比較複雜，置於此類固然可以，置於他類也很適合，因此，在分類時，便將這種書籍，同時著錄於兩個類別之中，以便讀者在檢索不同類別時，都可以充分地利用到目錄中相關的資料，這就是「互著」的方法。

另外，有些書籍之中，只有一小部分篇章，性質與全書不同，爲了讀者能够充分地利用這少數的篇章，專科目錄的編製者，便特別將這些篇章提出，而登錄於與其性質相同的另一類別之中，這就是「別裁」的方法，專科目錄在蒐集資料時，欲涓滴無遺，更特別需要利用「別裁」的方法，像王重民的「老子考」、嚴靈峯的「老列莊三子知見書目」中，便都會大量地應用到「別裁」的方法，去蒐集資料。

5. 索引輔助

一般的目錄，多以書籍或論文的性質異同，作爲分類的標準，根據性質異同作分類的目錄，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索引，讀者可以據其類別，按圖索驥，尋檢資料。有時，這種以性質異同分類的目錄，也會附上一個「作者索引」，將書籍或論文的作者，根據姓名的筆畫或拼音，列舉出來，作爲檢索資料時的幫助。

另外，像余秉權的「中國史學論文引得」，是以論文的作者譯者作爲敘次分別的標準，因此，在該書之末，便附加了一種「標題檢字輔助索引」，以便讀者可以根據某些專題或某些時代，檢索研究資料。該書之末，並且附有另外一種「卷期及年月輔助索引」，讀者也可以據之以檢尋某一期刊的各種論著，或某一年代，不同刊物的各種論文。

總之，專科目錄成書之後，爲了充分發揮易檢易用的功能，多具備幾種輔助索引，就如同字典多具備幾種檢字的方法一樣，自然是很需要的。

五、結語

黃宗羲曾經說過：「學問之道，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眞。」（明儒學案凡例）目錄之學，也不例外，目錄索引，雖然只是治學的工具，然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因此，初學之人，甚或是成學之士，如果能各就本身研究的範圍，自行編纂一些專科的目錄，那麼，不但於己有用，也是一種造福他人的工作。

一九六九年（民國五十八年），南洋大學中文系設立榮譽學位制度，由三年制大學畢業生中，甄選出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學生，選讀四門課程，撰寫論文一篇，考試及格，授予不同等級的榮譽學位，當時的課程中，有「中國目錄學」一科，由筆者擔任，課程的安排，上半年偏重目錄學的理論與源流，下半年偏重有關問題的研討。當時，榮譽班共有九位學生，筆者乃與彼等議定，各人編纂專科目錄一篇，作爲下半年研討的資料，也作爲修讀目錄學的課外作業，專科目錄的性質，則儘量與彼等各人撰寫的畢業論文相配合，俾收相輔相成的效果，當時編成的目錄，計有謝世涯的「李後主詞書目」、郭四海的「納蘭詞書錄」、廖元華的「中國哲學思想史書目」、楊金星的「公孫龍子書錄」、雲惟利的「孫子書錄」、連金水的「近六十年文字學研究論文分類索引」、李成貴的「近六十年聲韻學研究論文分類索引」、陳清水的「近六十年語法學與修辭學研究論文分類索引」、陳斯標的「近六十年易經研究論文分類索引」，這些目錄，當時都曾加上「初稿」二字，油印成冊，也曾寄送某些圖書館收藏參考，這些目錄，對於編製者論文的撰寫，相信都曾有着或多或少的幫助，這是初學者編纂專科目錄的例子；至於學者專家們所編纂的專科目錄，對於學術研究的貢獻，自然更爲鉅大。

總之，當前的學術研究，分工已日趨專精，效率也益求迅速，在工具方面，各種專科的目錄，也愈加需求迫切，就目錄學的發展而言，如果說，「專科目錄」的時代已經來臨，應該不算過甚其辭的說法。